

華文教學應走的路向

周清海 著



南洋理工大學
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華文教學應走的路向

周清海 著

南大語言文化叢書



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

周清海著

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新加坡南洋道六三九七九八邮区

电话：七九九六三〇一

传真：七九二二三三四

创世打字及出版服务

新加坡芽笼路三巷

五十一座三八八八六八邮区

一九九八年初版

统一书号 ISBN 981-00-9897-9

序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三十多年来，新加坡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科技上得到了惊人的、飞速的发展，将要跃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新加坡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我认为，其中跟新加坡所实行的语文政策不能不说有极大的关系。新加坡独立后实行的是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双语教育制度。1984年起又实行统一源流，规定英语作为第一语文，母语作为第二语文。新加坡政府制订这样的语文政策，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是十分英明的。我们知道，新加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她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为亚、欧、大洋洲的联系枢纽；但是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岛国，而且是一个城市国家，用新加坡人自己的话来说，“除了人、空气、阳光是自己的外，一切都得靠进口”。新加坡的这一生存条件决定新加坡有条件而且也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等多种亚洲民族，又有一小部分欧洲人。新加坡虽然华人占多数，具有华人社会的特点，但是要使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新加坡，需要有一个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交际语。选择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行政工作语言、各族之间的交际语言、国家认同的语言、教育媒介语言、商业语言、科技语言，无疑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也符合新加坡走国际化道路的需要。总之，新加坡实行以英语为第一语文、以母语为第二语文的双语政策是正确的，必要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行上述双语政策的结果，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的下一代有可能出现语言转移，从而使各民族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但各民族的人数是极不均衡的，其中华人占了 77.7%（据 1990 年的统计），所以新加坡一直具有华人社会的特点。这一特点为新加坡应付亚太地区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无形的能力。保持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这对新加坡的发展极为重要。而要保持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其前提条件是保留华人的语言与文化，其中，保留华语更是第一位的，因为华语是华族文化的载体。

在上述背景条件下，在新加坡中小学如何进行华语教学？这是摆在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教育界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位新加坡华人，特别是每一位新加坡中小学华文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包括中国大陆的和台湾的）汉语文教学经验和海外的华文教学经验都不能直接照搬。周清海博士这本《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的出版适应了华文教育界的需要。在这本书中，周清海博士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其主要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1. 华文教育的出发点是，培养学生对华族文化的认同感，以保留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为新加坡国民提供应付亚太地区变化的能力。为此，在华文教学中，除了应该为学生打下适当的华文基础外，得注意人格的教育和文化的传递，华文课程要以内容挂帅，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应倍受重视。
2. 小学华文教学的重点在识字，而不是句型；中学华文教学的重点在词汇，而不是语言知识。字词是华文教学的重心；应充分注意字词关系的教学，在字汇教学的基础上进行词汇教学，让学生通过字来记词；把字词教好，是中小学华文教学的关键性的工作。在识字教学中，认字和写字应分层次进行。

3. 要突出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教学重点，注重语文训练，放弃那些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无关的语文知识。语文知识必须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服务。语文知识，无论是汉字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或其他，都要根据课文的需要、华语的特殊性而进行随机教学，都应该跟语文训练紧密地结合起来。

4. 新加坡实行的是非平行的双语教育制度，英语重在实用，母语重在传递文化。因此华文教学不应过分强调实用，也不应以“写”为最终目标，在“听、说、读、写”中，“读”应放在第一位，成为华文教学的重心；应从过去的“写”转为“读”。华文教育一定要以传递文化和提高阅读能力为教学重点。因此需要加强课外阅读辅助，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通过阅读巩固所学的词汇，通过阅读进一步丰富词汇。

5. 在华文教学里，活动的中心应该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因此要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必须根据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对象和教材的需要，设计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而不应该规定划一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我们应该鼓励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教学方法。

6. 华文课文，尤其是小学华文课文，要有文化内容，要有深度，要符合学生的成熟程度，需适当增加课文的长度。另外需增加字词的重现率。

周清海博士的这些意见涉及到华文教学的目的、华文教学的内容、华文教学的方法以及华文教材的建设等方方面面。这些意见都是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文章中所附的大量调查资料看出来。周清海博士曾任新加坡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亚洲语文系中文组主任、筹建并主持了南洋

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他长期从事华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周清海博士关于华文教学的意见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总结。

周清海博士在这本书里所发表的关于如何进行华文教学的意见，真可谓是真知灼见。我认为，本书的出版将大大有助于改进新加坡现有的华文教学，提高华文教学水平。本书对中国汉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学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为序。

陆俭明

1997年3月2日

于北大中关村寓所

目 录

序	陆俭明	一
---	-----	---

卷一

新加坡的语言教育与语言规划	三
华文教学的现实与理想	一五
文化、智力、性别与双语能力	二五
从文化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论华文课程的改革	四一
文化教育与语言教育	四七

卷二

学习华语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五九
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语文教育问题	六七
从华裔新加坡人的立场论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前景	七五
学生的语言背景、心理特点与小学华文教学	八五
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	九五
附录：我的华文教学观	一〇五

卷三

以词汇为中心的活动教学	一一三
语法研究与语法教学	一二一
如何进行语法教学	一三五
与华文教学有关的问题	一四一
字词频率与语文学习成效的相关研究	一四七
后记	一五七

卷 一

新加坡的语言教育与语言规划¹

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城市，长期以来有计划地推行双语教育、语言和文化计划，它的经验或许对香港有某些参考价值。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新加坡的语言教育、语言计划推行的经验，并对香港 97 以后的语言和教育发展，提出个人一点旁观者的看法。

· 语言的选择与教育的转型

人类社群的语言和教育问题，与该社群的历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谈语言，也不能脱离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谈教育。要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教育问题，就必须先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和社会。

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国。这个特征，决定了新加坡的语言和教育政策。

新加坡有三大民族，华、巫、印。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三大民族的相处，比较低的层次，是用巫语，比较高的层次，是用英语。在华人的社群里，比较通行的语言是华语、福建话和广东话。华族社群都把华语当作是比较高层的语言，有的甚至认为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七，华语应该是新加坡社会里的顶层语言。

新加坡建国以后，在决定各民族之间应用的顶层语言时，不单得考虑新加坡的内部因素，还得考虑周边国家和国际的因素。建国之初，新加坡避免被周边国家看作是华人的国家，是第三中国，也为了国内各民族的融洽相处，因此最终决定以英语作为行

政语言，各民族之间沟通的语言，现代化、商业的语言。“新加坡使用，并且继续使用英语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为记录、行政及法律提供连续性；此外，它也是所有民族公平竞争的中立语文。假设我们说以华文作为公务员考试的语文，那么印度人与马来人将感到极端恼怒，因为这对他们不利。又假设我们的法庭改用另一种语文，我可以预见在法律、立法与诉讼及解释法律方面将会面对巨大的困难。”²英语作为顶层语言，必然在教育上发生影响。新加坡各民族语言学校逐渐消失，代之以统一的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这与其说是家长的选择，不如说是顶层语言和高层语言竞争的必然结果。当一种语言有更广大的效用，有更高的价值时，学习的人必然多起来。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求生存和发展是移民的迫切要求，在语言的选择上，家长选择了英语，把孩子送入英校，这和移民的心态有密切的关系。

当英语成为新加坡人民彼此认同的语言之后，各民族的语言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没有其他宗教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因素，民族母语的消失，不是不可能的。马来语是马来族的宗教语言，因此它存在所受的挑战就比较轻。几乎可以说，没有马来人不会说马来语，就像我们可以说马来人都是信仰回教一样。而其他民族，便没有这种宗教上支持语言的条件，再加上母语的教育、商业的价值，也逐渐在消失，母语所面临的挑战，便随着新加坡的发展而更加严峻。所以，在教育上规定母语作为必修科，作为升学的条件之一，便是保存母语的重要措施。这种教育上的措施，就是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在双语教育制度下，英文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是必修科。只有8%左右各科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才准许修读高级母语课程，其余的92%只修读普通母语课程（这个规定，在1994年以后，有了修改）。

在英语的强力冲击下，双语教育制度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使母语虽然受到冲击，却不至于没顶。但母语一成为必修科，又与升学挂钩，³就意味着母语的程度必须维持在学生学习能力负担的范围之内。太高的程度学生负担不了，母语教育便可能成为政治课题。在母语实用价值低的情况下，要说服家长，尤其是受英文教育的家长，接受强制性的母语教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很多受英文教育的家长都认为华文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语言，是课堂的语言，没有必要学习。而另一方面，英语作为顶层语言，也就意味着政府行政机构的关键性决策人员，绝大多数是英文教育出身的。要说服这些关键性的人物拥护双语教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英语作为顶层语言，在行政、司法、教育、金融等领域里，受英文教育的必然占优势，也就必然成为各个部门的当然领导者。他们对受华文教育者所受到的语言压力，并不能充分体会，因此，也就必然造成不必要的鸿沟。就以教育为例，一个学校的领导者，多数是英文教育出身的，华文教育者多数只能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一所邻里学校的校长，如果是英文教育出身的，尽管学校学生的家长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学校发给家长的任何通告、简报等，大多数是用英语，这种行政上所造成的沟通中断和不便，处处可见。比如，我所访问的一所邻里学校，家长的教育水平是：

初中或职业学校	(父亲) 60.72%	(母亲) 51.29%
小学或以下	(父亲) 29.7%	(母亲) 39.72%

学校发出的简讯，介绍学校活动，却全都用英文。这种人为

的沟通中断，使得华文教育者对办学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华文教育出身的人，在面对英语成为顶层语言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转变的意义和转变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在心态和教育上做好应有的调整。因此在就业、教育、晋升各方面都受到挫折。在适应英语成为顶层语言的转变方面，对那些不能适应的人，这种转变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牺牲也是很大的。而另一些人，在这痛苦之上，更觉得为了推行双语教育，牺牲母语的程度是不可原谅的。受华文教育者的这种反应，在马来和印度民族里是罕见的。

华文教育者不能适应这种语言转变的压力，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英文教育者因为语言的便利，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之中有许多也就不怎么认真地看待母语的学习。

二 华语运动与特选学校

教育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的。国家往哪个方向发展，要造就怎样的国民，完全决定于教育。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和团结国民的需要，必须发展英语教育，但为了保留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又必须在学校里推行母语。两种语文教育政策自建国以来就是新加坡的基本教育政策。这个教育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所争议的是两种语文的定位问题。在教育上，两种语文所扮演的究竟是怎样的角色？母语的应定在哪里？单科的母语教学情况是不是合理？应该作怎样的调整？教育制度是不是灵活到能让有能力的学生充分地发展他们的两种语文能力？

双语教育为新加坡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必须加以肯定的。虽然母语的应定是降低了，但这个制度在华校逐渐消失时，

使华文得以成为必修科，为我们奠定了母语的最低基础，使所有的华人都受过一定的母语教育，也使一部分巫化的华人有机会再华化，为保留华族文化与传统作出贡献，更为华文在必要时能发展起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说：“对新加坡人来说，华文是一个特殊的难题。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程度，必须是大部分而不是小部分学生所能达到的。……如果只有一部分聪明的学生能达到这一点，我们的双语教育政策（华、英文）将会失败。……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成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的，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了亚洲人的背景。”⁴

英语成为顶层语言之后，对华族之间应用的语言有着很大的冲击。一些华族家庭开始放弃自己的母语，人为地改变自己的家庭语言。掌握英语，是成功的象征。再加上学生的英语程度远远比华语强，他们也倾向于运用英语交谈。

华语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普及华语，减轻学生学习华语的困难，华语运动便在1979年被提出来。李光耀先生说：“由于我国人口当中有二十五巴仙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这是一项无可避免的选择——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在逻辑上，这项决定是明显的；在感情上，这项选择却是痛苦的。”⁵与此同时，为了保留几所华文源流中学，教育部提出特别辅助计划，协

助这些中学，使学生在良好的华校环境里接受传统文化的黑陶，同时接受足以和英校相比的英文语文教育。这些特别辅助计划下的华文中学，共有九所。目前这些中学大多数都已发展成为足以和第一流的英校相媲美的学校。只有小学离校考试成绩最优的学生，大约百分之十，才能进入这些学校。这是华文教育和华语面临挑战时，人为的教育和语言计划，以保留华校和保留语言，以培养双语人才。

华语运动开展之后，对新加坡人的语言应用有什么影响呢？我分别在1987年和1990年对华语的应用情况作了调查，得到下列的结论：

1. 英语将成为新加坡下一代的主要语言，华语可能成为一个和娱乐有关的语言。

2. 受过良好教育的双语人士逐渐放弃华语，在大多数交际场合里选用英语。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华语运动开展的十年后(1989)说：“我国华人现在都接受华语为家庭和社交用语。尽管人们还可以观看方言录影带和收看马来西亚的方言节目，讲华语的风气仍然很盛行。如果有更多专业和工商界人士以及高级公务员都能在公开场合讲华语，那我们便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华语的社会地位将会提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⁶华语的地位仍然处于较低的层次，而华族家庭的语言转移仍然是显著的。新加坡教育部小学一年级学生家中最常用语言统计就说明了这种现象：

1980	64.4 (方言)	25.9 (华语)	9.3 (英语)
1989	7.2 (方言)	69.1 (华语)	23.3 (英语) ⁷

家庭用语从方言转为华语，是华语运动的成绩，但英语作为家庭最常用语却增加了 14%，也就是说，在这十年之内，华人有改变家庭用语倾向的家庭，增加了 14%，而以华人语言（方言或华语）为家庭语言的，却减少了 14%，这个转移是惊人的。

在华语运动和学校语文教育的影响下，方言开始式微。华族社群所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对待顶层语言和华族社群里的高层语言，怎样对待华语和方言。

华族社群基本上接受英语程度高而华文程度低的局面，但对于华文程度过分低落，却是耿耿于怀的。他们都认为，在学校教育里应该让华文脱离单科教学的局面，也应该让华文好的学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至于老一辈的华人，为了推广华语，而牺牲方言，他们是接受的。

当然，放弃方言，也就使华族新加坡人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技能，更使得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出现沟通的困难。但在面对华语和方言的选择时，这是不得不作出的牺牲。当然，在华语运动取得相当成功之后，让方言有一些存在的空间，是应该考虑的。

三 中国改革开放对华语文应用的影响

这些年来，中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新中两国在经济、外交、文化上的关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的经济中心，根据预测，也可能向亚洲转移。中国以目前的成长速度向前迈进，五十年后，她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从语言应用的角度观察，华语文的发展前景全赖于中国的发展。华语文作为商业用语，将大大地扩展起来。这无疑地将影响新加坡华人学习华语的